

拜占庭 The blood of Byzantine hero 英雄血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拜占庭英雄血脉 / 龙语者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71-0635-7

I. ①拜…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1866号

责任编辑: 李 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徐州市特快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58.5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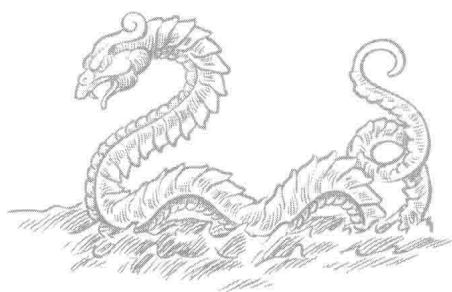
字 数 772 千字

定 价 204.00 元(全三册) ISBN 978-7-5171-0635-7

Contents



目录



Chapter17 p1

Chapter18 p15

Chapter19 p35

Chapter20 p53

Chapter21 p69

Chapter22 p82

Chapter23 p101

Chapter24 p115

Chapter25 p133

Chapter26 p148

Chapter27 p168

Chapter28 p184

Chapter29 p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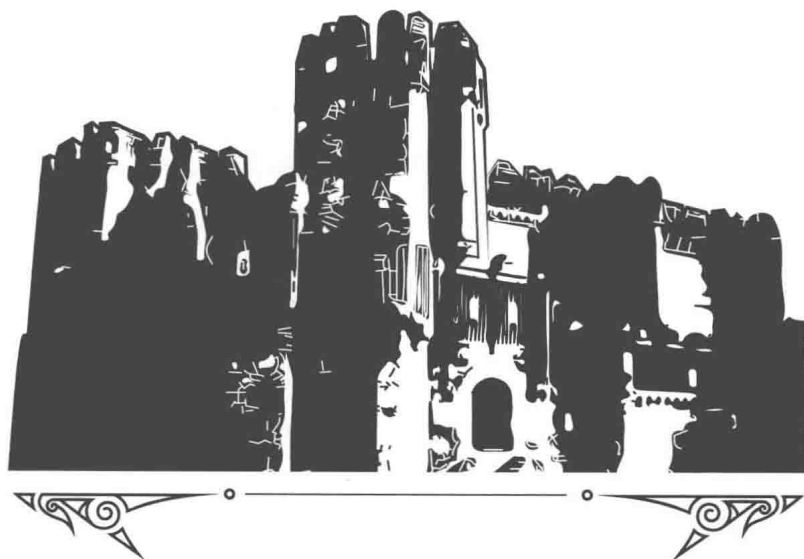
Chapter30 p220

Chapter31 p236

Chapter32 p262

Chapter33 p283

Chapter 17



城堡之外，清晨的阳光撒在有着优美面部轮廓与金色长发的年轻骑士脸上，他身穿重锁子甲与金色披风，骑在一匹毛色雪白的柯伯战马（德国汉诺威马的前身）上缓步进发，年轻骑士眯着细长的双眼，嘴角略带嘲讽地一笑，向后望了一眼越来越远城堡内高高竖立的教堂。



在黑暗的笼罩下，七十五艘龙头战舰在金角湾集结完毕，雷拉格与斯塔姆则紧张地指挥着士兵们登船，他们必须抢在天空出现第一道曙光前完全开出达达尼昂海峡。而泰勒斯与他的二百人终于出现了，也许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泰勒斯竟然让他们与自己全部身披比北欧卫队们更加沉重的全身覆盖铠甲，有的人甚至已经戴上了只露出双眼的弧状头盔；随行而来有几十辆马车，只有一半马车装载的是帆布包裹的希腊火喷射器，其他都堆着大量的食物与酒，这种景象让雷拉格忍俊不禁。

“这才是人类的奇迹，”斯塔姆吃惊地对雷拉格说，“我不会再喊你疯子了。”

索菲娅本打算登船，见此情景无奈地跳下船舷，走向这个兴奋不已的胖子。

“我可没让你穿上它们——你所厌恶的军情处设计盔甲，”索菲娅不以为然地望着身披重铠、行动迟缓的泰勒斯，弯下身体望着马车上的食物与酒，“像是去巴格达旅游。”

“这是一句讽刺，”泰勒斯认真地望着索菲娅的眼睛，声音因头盔对嘴部的遮挡发出嗡嗡声，“但这伤不了我，就像你的美貌也迷惑不了我一样，别以为我喜欢这些盔甲，因为这些笨重的物件可以保护我与我那些宝贵的技术型士兵，而且我再次申明所携带的所有物品都是精心挑选且必要的，因为你反对我的希腊火喷射器计划，而希腊火喷射器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会拒绝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不过，”泰勒斯眼睛又眨了眨，“一旦你在希腊火喷射器的问题上支持我，我或许会与你和解，加上你美貌的加分，我会考虑接受你成为好朋友，毕竟，我喜欢棕色长卷发的女孩，你说呢？”

“我确实反对，你的实验浪费了帝国的资源，而且我一直就不喜欢





胖子，”索菲娅扫视了装束怪异的泰勒斯一眼，扭身望着黑发武士自嘲地说，“雷拉格，他是你的了，如果我再和他讲话，你就踢我，好么？”

雷拉格走上前，盯着泰勒斯的酒与食物发呆。

“我看过你们船上的伙食，那太粗糙了，更适合喂养牲畜，”泰勒斯不屑地说，“我带了咸牛肉，胡椒，黄油与乳酪还有葡萄酒，都是上等货，我认为我的这些更具备技术与才华的士兵应该配备这些更适合人类咀嚼的食物。”

“如果在北欧海泽比酒馆这样跟我讲话，你已经是一只死胖子了。”斯塔姆冷冷地盯着他。

“拥有决定权的雷拉格会有一份，”泰勒斯丝毫不理会斯塔姆的威胁，“你们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否定我，因为你们都不懂得我的那些宝贝儿装置的价值。”

“你首先应该先把你的宝贝儿——也是我们的宝贝儿希腊火喷射器装船，”雷拉格加重语气说道，“我也同意你的‘上等食物’装船。”

泰勒斯露出胜利的笑容。

“你不用这么宠着他！”索菲娅向雷拉格抗议道。

“头儿，你真是个好人在！”泰勒斯感动地对雷拉格说。

“这到不一定，”雷拉格栗色的眸子盯着泰勒斯，“你与你的人首先把头盔与重甲给我脱下来，这样你们没法拿工具打扫甲板，你们都得像所有船员一样工作，我不需要二百名一碰水就立即沉没的水手。”

“我以为你会喜欢这些重甲，你的人刚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都穿着……”

“所有船上的人都只能吃一样的伙食，包括我在内，”雷拉格继续说，“你与你的人可以选择吃或者饿着，至于你的那些上等货与酒现在全部属于我，它们会被锁起来，我要派其他用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





许动他们。”

泰勒斯的大眼睛中露出悲哀的神色。

“而你要给我天天盯好这些发射装置保证安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你要知道，这次行动关系到帝国的兴衰成败，如果你那些宝贝半途中出了什么安全问题破坏了整个行动的话，”雷拉格把嘴凑近泰勒斯的耳朵，语调变得冷冰冰，“我可不管你是哪位显赫家族的后代，我会把你与你的人全都扔进黑海，自己游泳回君士坦丁堡去。”

“我记住了，你说了算。”泰勒斯咽了咽唾沫说道。

索菲娅微笑着飞快地登上旗舰船舷，雷拉格教训一下狂妄自大的泰勒斯让她心情愉快。雷拉格则在仔细地盯着泰勒斯搬运他那危险的武器，却发现骑兵队长迈克尔阿斯庇塔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码头。雷拉格一直挺喜欢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年轻人，这是个有责任心与荣誉感的军人。但今天迈克尔神情看起来似乎比较纠结，他怔在那里望着雷拉格，似乎想单独谈，雷拉格就冲迈克尔友好的打个个招呼，走上前去。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迈克尔有点紧张地说。

“在北地你已经帮了我大忙，”雷拉格笑道，“说吧。”

迈克尔犹豫地从怀中掏出一枚漂亮的红宝石胸针，缓缓递给雷拉格，

“我希望你帮我把这个交给索菲娅。”

雷拉格栗色的眼珠转了转，沉默了一会，“你可以自己交给她。”然后准备转身离开，“她就在船上。”

“不，不，”迈克尔连忙说，“我希望你帮我给她，我护送了她一年，但我只会是她的好朋友，”迈克尔望着雷拉格的脸，“你身上有我不具备的一些东西，你才是她心仪的人，我只是希望她能接受这个，她最喜欢红宝石。”

“你别误会，其实索菲娅和我……”





“不用解释，”迈克尔认真地说，“我很清楚她的想法，你必须好好对待她，”骑兵队长的语调变的严肃，“否则，也许我剑法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就要小心我精准的冷箭！”

“哈拉尔德堡那些可怜的海盗就见识过，”雷拉格微笑道，随即郑重地接过漂亮的红宝石胸针，“只要她愿意，我会的。”

“谢谢你，”迈克尔说，“以后我不会再见索菲娅。”

“你错了，”雷拉格打断了他的话，“对这点我不要你做任何承诺，无论是我或是索菲娅都不应该让你做这样的承诺，漫长的北地旅程中你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她一年，哈拉尔德堡的战斗中你则是我最好的战友，你是我的好朋友，也会是她的，如果谁忘记了这些，他就……”雷拉格顿了一顿，嘴角露出坚决的微笑，“大错特错了。”

“我从特拉柏森回来希望能在君士坦丁堡伊琳娜餐馆请到你，”雷拉格真挚地看着迈克尔，“索菲娅也会去，不要拒绝我。”

迈克尔盯着雷拉格看了好久，“索菲娅没选错人，”迈克尔说，“再见了，朋友。”

“再见，朋友。”

雷拉格跃上船舷，所有舰队都打出了准备出发的灯光，就等待他的命令，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这时，他发现斯塔姆最后一个登上旋梯，这与他一贯敏捷的身手与习惯很不相衬，在眼角余光中，似乎察觉到码头刚有个自己曾经见过的人隐约出现，然后就迅速消失了，雷拉格晃晃头，停止了对这个不重要问题的思考，毕竟，启航的时刻到了。

借助黑夜的掩护，皮肤黝黑的迪亚斯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金角湾，他可不希望被人发现到过这里。





萨亚斯血迹斑斑的弯刀抹过最后一个突厥人的脖子，敌人临终的惨叫还是不能满足亚美尼亚人复仇的欲望，因为袭击过后他还是必须得撤退到西方丛林的基地中隐藏，从黑海南岸的西诺普城^①到特拉柏森城堡百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沿岸森林茂密，极适合游击部队隐藏。这次突击是他与奥多万组建游击队后最为接近城堡的一次行动，他们袭击了突厥辎重队，把护卫的几十名突厥轻骑兵杀的一干二净，但奥多万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高兴，甚至露出愁容，以至于萨亚斯总是怀疑，他是不是太老了。

“这下给这帮狗娘养的好看了，”萨亚斯收起双刀，接受着部下的欢呼，一部分阿兰人则在快速扒掉突厥死尸上的衣甲与武器，搬走驮马上的粮食，并带走所有能用的战马。

“奥多万，也许我要带着这些阿兰人直接收复特拉柏森城堡才能得到你的笑容吗？”萨亚斯望着面色沉重的奥多万打趣道。

“你已经做的很好了，我担心的是局势，”奥多万咳嗽了一声，“陛下已经亲自带兵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但目标是努尔丁正在进攻的尼西亚与阿拜多斯，他在正面防线集中了东线的所有军队，不会再有士兵派到这里来。”

“管他呢，”萨亚斯说，“我们就在这里一直杀分散的突厥士兵，杀到他们听见我们的名字就恐惧。”

“他们已经开始恐惧了，”奥多万担心地说，“恐惧会招致他们的报复，我听说特拉柏森那里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行动。”

“那就让他们行动好了，”萨亚斯恨恨地说，眼中冒出怒火，“最

◀① 西诺普城：黑海南岸的城市，在特拉柏森东面，当时还掌握在拜占庭帝国手中。

好是巴夏亲自来，这样我就可以手刃这个杀父仇人。”

“别担心，”萨亚斯安慰着老管家，“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又有两个联队的阿兰人从高加索那里加入我们，而附近的一些特拉柏森人也要加入我们，我们的知名度可是越来越高了。”

“等我们凑集到足够多的军队，就去进攻特拉柏森城堡。”萨亚斯坚决地说。

阿布杜尔心有余悸地望着广场上一大堆被吊在半空的阿兰人尸体，迈入特拉柏森城堡大门，通过旋梯登上最顶端的会议室，他要带给突厥北方军团司令官坏消息：主人因尼西亚的正面战场无暇顾及这里，所以北线战场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得到援军，但巴夏就端坐在亚美尼亚总督凯纳斯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样子毫不担心，仿佛已经胸有成竹。

“我喜欢屠杀之后的宁静，”巴夏微笑着对阿布杜尔说，“我一直认为这是最好的管理方式，现在这里非常安全，只有守卫城堡的士兵与牲口般的少数奴隶。我每当坐在这把椅子上，望着城堡内精致的镶嵌画装饰，都会兴奋地想，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了。只可惜的是，凯纳斯生前不懂得享受生活，没有多少金钱，我让士兵把特拉柏森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宝库。”

“嗯，我们的辎重队在离特拉柏森城堡以东一百里的地方被突袭，”阿布杜尔打断了巴夏的自我陶醉与感叹，“全军覆没，所有士兵都被处死，我们还白白损失了大量的武器与盔甲，我不反对你在这里屠杀阿兰人，但请你不要再把辎重队单独派出去了，这会成为那些隐藏起来的阿兰人复仇的工具。”

巴夏招招手，一个满脸鞭痕的特拉柏森女奴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为他端来一瓶酒与两个酒杯。



“一起来喝两杯怎么样？”巴夏漫不经心地对阿布杜尔说。

“凯纳斯的儿子萨亚斯，”阿布杜尔说，“现在见到我们就眼红，他现在已经是附近阿兰人和特拉柏森人心目中的英雄，许多人都开始响应他，再让他发展下去他会拥有威胁城堡的兵力。”

“他现在名声越大，”巴夏眼中冒出一阵光芒，“就越难以隐藏，游击队的优势在于隐蔽，在于我们找不到他们，他们现在正在扩充规模，这才是他们真正最虚弱的时候，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游击队只有死路一条。”

“损失的那些辎重队和所运输的盔甲只是诱饵。”阿布杜尔恍然大悟，“打着为攻打西诺普城军队补给的幌子。”

“这次你比往常聪明，我也该出发狩猎了，”巴夏站起身，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吃饱的狮子总是又慢又懒，携带着这些沉重的盔甲，敌人向西撤退的速度一定不会快，而我军则全部为骑兵，速度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已经命令塞利姆率领进攻西诺普城的军队，在即将接近城郊后立即原路向东返回。”

“进攻西诺普也只是为了迷惑萨亚斯，让他认为我们在特拉柏森没剩太多军队，袭击我们以暴露他们的位置，”阿布杜尔问，“进攻部队的真正意图是向东返回封锁收缩西部包围圈？”

“当然，我虽然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可步兵只有新招募的两千人，还都是轻装步兵，我怎么会让他们进攻坚固的西诺普城呢？”巴夏眨了眨眼睛。

“你带领三千人守卫城堡，”巴夏得意洋洋地望着阿布杜尔，“而我出发封锁包围圈的东部，这次将使用七千骑兵来完成一劳永逸的行动，这次包围战中我会把那些曾经窝藏萨亚斯或可能窝藏的村镇居民全部杀掉，不会再给游击队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点。当这个包围圈完全收紧之际，萨亚斯的名声也就走到尽头。”



“抓到萨亚斯后我会把他的尸体切成数段挂在城墙上，”巴夏露出安详的微笑，“警告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再对那些阿兰人来次大清洗，在这里的阿兰人被灭族的那一刻，特拉柏森城堡即将获得永恒的宁静。”

骑士堡坐落在安条克以南，耶路撒冷城以北，远眺霍姆斯湖^②的湖口和贝卡平原，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这里最早是一个穆斯林苏丹建立的军事殖民地，隶属于库尔德人，是个不起眼的小堡垒，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大统帅之一的雷蒙德伯爵占领了这一地区，立即明白了它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扩建，到了1142年交给医院骑士团^③管辖之前，已经成为十字军在东方最巨大坚固的要塞，骑士堡是西方军事艺术与东方产品的令人瞩目的结合。该要塞有两道城墙，有复杂的开阔地与壕沟构成的防御体系，沟上只有一座桥梁。外墙上筑有雉堞（短小的附加城墙），一个向外的突出工事保护着最南防守的西面，角落上和每面墙的中部均建有方形的塔楼，构成了外部防线。号称永不陷落。

城堡之外，清晨的阳光撒在有着优美面部轮廓与金色长发的年轻骑士脸上，他身穿重锁子甲与金色披风，骑在一匹毛色雪白的柯伯战马（德国汉诺威马的前身）上缓步进发，年轻骑士眯着细长的双眼，嘴角略带嘲讽地一笑，向后望了一眼越来越远城堡内高高竖立的教堂。

另一名面部如刀削般的中年骑士身披重锁子甲与蓝色披风，牵着一匹黑色的柯伯战马紧跟在年轻骑士身后，黑色战马上还背负着一面巨大的鸢尾盾牌^④，中年骑士的背后，紧紧跟着无数表情庄严、身材高大、

❖➤ ② 霍姆斯湖：在叙利亚中部，霍姆斯城的西面。

❖➤ ③ 医院骑士团：又名圣约翰骑士团，后来演变为马耳他骑士团，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本意为在耶路撒冷为保护其医护设施而设立的军事组织。但之后就是各方势力争取的武装。

❖➤ ④ 鸢尾盾：11世纪开始流行的大型盾牌，形状如鸢尾，多见于西方重骑兵与下马骑兵使用。



队形齐整、纪律森严的重装步兵，所有步兵都身披重锁子甲与黑色披风，披风上绣着精致的白色八角十字，这些步兵最令人恐惧的则是每人都肩扛保养良好的锋锐双手巨剑，这些巨剑是绝佳的战阵突破武器与穿甲武器，既可以在敌军阵型中挥砍出漫天血雨，也可以在长长的剑柄处配重球的帮助下刺穿最重的铠甲。

“骑上坐骑吧，安德鲁瓦，”年轻的骑士对中年骑士劝道，“前往安条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与我的战士们共同进退，”安德鲁瓦望了一眼年轻骑士，声音深沉嘶哑，“他们都是步行。”

劝说无效，年轻骑士早该想到这是徒劳，他的兄长行为准则上的固执是出了名的，这让他无奈也充满敬意，毕竟，像安德鲁瓦这样真正具备骑士精神的骑士是出了名的稀有。

“我的骑兵部队一直就驻扎在安条克，这样他们平时能有像样点的生活，比如找找姑娘什么的，”年轻骑士笑道，“而你对部下的态度已经近乎东罗马帝国的战神皇帝巴西尔二世，你们一样爱兵如子，与士兵同吃同睡同训练，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你就会是骑士堡或者安条克公国的保护神，但巴西尔可没把部下也弄得像个自虐的教徒与圣人。”

“朱里奥，”安德鲁瓦马上提醒着他的弟弟，“巴西尔是罗马人的皇帝，我知道你对他的崇拜之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人也是我们的敌人。”

“同样信仰基督的敌人？我们的教会还宣布罗马人为异教徒，”朱里奥嘴角又闪出嘲讽的微笑，“那么努尔丁就是信仰安拉的朋友？”

“这是政治策略，有时也会出于无奈，”安德鲁瓦长长叹了口气，“你只是要注意，我们是为骑士堡服务的，也是为安条克公国与耶路撒冷王国服务的。”



“哪一条不是政治策略？竟然要使用信仰的借口！”朱里奥不屑地说道，“而且还是出于无能者怯弱短视的政治策略，一旦突厥人真正占领帝国爱琴海东部，你看着吧，努尔丁会立即带大军回师把我们压得粉碎，我们的耶路撒冷王国一直就面对埃及萨拉丁频繁的攻势自顾不暇不太可能帮助安条克公国对付努尔丁，而那个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用宗教的借口呼唤东罗马帝国的帮助了。恐怕就是哀求曼努埃尔成为我们的宗主他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博希蒙德公爵确实缺乏他曾祖父那种勇气，”安德鲁瓦说，“他并不甘心为努尔丁服务，但安条克公国毕竟刚遭惨败，他的压力也很大，贵族都反对与努尔丁为敌，毕竟现在突厥人的主力在进攻拜占庭，很多贵族趁机在安条克北部开疆扩土获得了很多好处。”

“这些可怜的贵族，”朱里奥不屑道，“当年十字军东征时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到哪里去了？我真不敢想象我们竟然要为这些人服务。”

“我们这次去不就是尽量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吗？”安德鲁瓦冲弟弟露出一丝安慰的微笑，“作为医院骑士团俗家骑士^⑤的代表，我们的话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是你的话有一定份量，”朱里奥笑道，“你可是第三代的‘圣墓守护者’，从第一代的艾德弗鲁瓦开始，就是骑士中公认最强的武士，他们要依仗你的利剑与盾牌保护疆土与财富。”

“从我开始，‘圣墓守护者’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安德鲁瓦纠正他，他转头坚决地望着自己身后用整齐步伐行军的无畏武士们，“这

⑤ 俗家骑士：作为骑士团的成员，必须在生活中恪守清规戒律，甚至禁止婚姻，但仅凭武装修士作战，效能过低，因此有俗家骑士加入，他们不完全遵守修士们的戒律。

是一支军队的名字，也是一队兄弟集体的名字，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不仅保护着贵族们的领地，也要保护圣地人民的生活，甚至也要容忍圣地中那些与我们持有不同信仰者，圣墓守护者代表着公正、忠诚，信仰，宽容以及，”安德鲁瓦顿了一顿，“无所畏惧。”

阿摩里阿姆^⑥附近突厥大营中，努尔丁的卫兵正努力地为他那灰色的神骏坐骑披上沉重的马铠，就像其他的宫廷近卫重骑兵一样。凭借战胜安条克公国获得的条约，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向西方派遣援军，而北方军团的一部分哈珊骑兵也被召回，大军的第一批援军已经赶到，这包括一个纵队的哈珊骑兵，两个纵队的萨拉森长矛手，与一个纵队的古拉姆宫廷骑兵。

萨拉森长矛手不同于罗姆苏丹那种装备低劣的轻装长矛手或掷矛手，他们身披鳞甲，训练有素，非常擅长对抗骑兵部队，而援军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古拉姆宫廷骑兵，这让努尔丁在前线拥有两个纵队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精英骑兵，与突厥其他骑兵不同，他们骑乘的不是灵巧的阿拉伯轻战马而是体大力强的欧亚混血战马，古拉姆宫廷骑兵与拜占庭的铁甲圣骑兵一样，整个战马都披挂着厚厚的足已保护全身的马铠，而且同样纪律森严，战场上无所畏惧。虽然他们的重装程度比铁甲圣骑兵稍逊，在冲锋陷阵上也略逊于拜占庭对手，但因为自小为宫廷奴隶护卫，格斗技能无比精湛，更善使用迅捷的大弯刀和可以砸出敌人脑浆的恐怖狼牙棒，这是铁甲圣骑兵所不足的，更何况，他们与对手相比，战马资源非常充足。

努尔丁微笑地望着自己强大无比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雷霆万钧的冲杀

❖⑥ 阿摩里阿姆：这个边界小城前文提过，是拜占庭军队的出发点，现在突厥人占领了这里。

足以让拜占庭人闻风丧胆，再加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的弓骑兵部队和得到补充修整的精锐步兵部队，他相信，敌人尼西亚的防线会在进攻下土崩瓦解。

“穆斯塔法”努尔丁呼唤着自己的伊克塔贵族骑兵统帅，后者正热切地望着主人，领袖指着其中一支古拉姆骑兵的旗帜轻描淡写地说，“从此以后，他们是你的了。”

穆斯塔法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耳朵，这可是最强悍宝贵的重骑兵！主人就这样一句话送了一个纵队给自己！“主人如此丰厚的赏赐，”穆斯塔法重重地向主人鞠躬，“我一定在战场上浴血加以报答！”

“这是对于你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中英勇表现的奖赏，”努尔丁朝他微笑着，“也是对你忠诚最大的肯定。”

大军已经得到补充，是向爱琴海东岸进军的时候了，努尔丁昨天就收到了他灰色的大信鸽，这个斯塔姆看起来很有利用价值，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两面派的北欧将军人在哪里，当然最好是在曼努埃尔的大军中，这样，消灭拜占庭人最后的反击力量指日可待。

地中海上夜空的凉风惊醒了曼努埃尔，船只长时间的颠簸让他的胃有些难受，为了行动保密，皇帝始终停留在船上，就连船队补给也不例外，桅杆上六道金色条纹的皇家旗帜也换成了普通军旗。曼努埃尔马术娴熟，从年轻起就南征北战，却从未像这样长的时间连续乘船，他不由得紧抓住毯子又向上拉了拉披在身上，并用脸盆里的凉水冲洗着惨白而消瘦的脸，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舰队难道已经补给过并开过了阿达纳城^⑦？他

⑦ 阿达纳城：现位于土耳其，地中海的东北部，跨塞伊汉河两岸。